

破除迷信

大跃进杂文选 第一集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

破 除 迷 信

大跃进杂文选

第一集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我国的政治、經濟、文化各个战綫，都出現了空前的大跃进的气象。反映我們的大跃进的生活的文艺創作，也大量地涌現了出来。而这个时期的杂文也是特別活跃的。我們將最近以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的这方面的杂文收集起来，編成“大跃进杂文选第一集”，以后还要繼續編印第二集、第三集等集。这些杂文都写得生动活泼、思想敏銳，并和我們大跃进的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帮助我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做，飞跃前进。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7號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949 字數45,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frac{4}{8}$ 插頁1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冊

定價(6) 0.23元

目 次

破除迷信·····	范文澜 (1)
見“大人”則藐之·····	丘 引 (9)
破除迷信二題·····	韦 群 (12)
駁“外国承認論”·····	周赤光 (15)
兩不怕·····	黃 棘 (18)
盡信書不如無書·····	汪祖高 (21)
迷信與做“夢”·····	林 平 (24)
教授並不神秘·····	采 薇 (26)
不要迷信·····	李 东 (29)
思想解放，鬼神退位·····	柳 地 (31)
燕雀安知鴻鵠志·····	于大愚 (34)
誰敢擋道·····	葛 德 (37)
武松打虎與小兒夢貓·····	陳 濤 (42)
改造思想 解放思想·····	邱大璵 (44)
喜莫大於思想解放·····	馬 許 (47)
大丈夫敢說敢為·····	曾田家 (50)
劉詩昆得獎以後·····	張春橋 (52)
馬克思的風格·····	林 陵 (55)
標社會主義之新，立勞動人民之昇·····	陳 海 (58)

女配种員作出的榜样·····	吕秦姬 (61)
长江后浪推前浪·····	李相生 (64)
不破迷信,不能前进!·····	知 萍 (67)
打破另一种常规·····	知 萍 (71)
打破科学的神秘性·····	周建人 (74)
迷信和平凡·····	张家淳 (77)

破除迷信

范文瀾

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一定要破除迷信。

現在，我們國家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工作部門，都在大躍進。破除迷信對於躍進有很大的作用。

凡是信仰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東西，或者對於某種東西的信仰並不符合它的實際情況，都是迷信。當人們着了迷的時候，把這種東西看作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的權威，但西洋景一經戳穿，權威便成為笑柄。舉個例來看，古人說：“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鳳龍誰也沒有見過，且不去說。龜是常見的。商代、周代的人硬說龜是能先知的神物，有大事疑事，總得虔誠地請它作決定。後來，社會發展了，人對自然界的認識提高了，知道龜是個蠢物，予以極大的藐視。迷信可以使蠢物變成“神物”，知識使這種“神物”還原為蠢物。可以斷言，許多迷信的對象，在科學面前，都將成為與龜同樣可笑的东西。

人類的知識，基本上不外乎生產鬥爭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通過勞動群眾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的實踐，通過對於這些實踐的概括，人類逐漸累積了關於自然

界規律和社会生活規律的知識。随着近代工业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資本主义时代，資產階級学者对于階級斗争的科学知識却不敢正視，并且竭力加以抹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当时人类所获得的全部知識，建立起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而建立起真正的社会科学。无产阶级掌握了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发展規律，自觉地进行斗争，这就大大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帮助无产阶级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将进而取得全世界范围的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获得了馬克思主义的武装，就戳穿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些曾經是不可向邇的“神物”的西洋景，把它們投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也还有人对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抱着迷信态度。必須破除这种迷信，中国的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精神上的完全解放。

这里，讓我們简单地观察一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形势。无产阶级的先鋒队有战无不胜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資產階級企图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一些破破烂烂的社会学說来对抗。事实早已証明，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虽然无产阶级还面临着許多复杂的任务，但是绝对优势是在无产阶级这边，这却是无可怀疑的了。說到自然科学，情况就

有些不同。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首先是要集中力量去进行推翻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来不及充分掌握在近代迅速发展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或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掌握了较多的知识。但是他们往往脱离生产的实践，他们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利用自然科学，或者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的方法歪曲自然科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应有的发展。取得政权的、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现在必须急起直追，充分掌握和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全部知识，扫除笼罩在自然科学上面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使自然科学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手中获得最顺利的发展。

无产阶级的许多革命干部，因为长时期进行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书本知识不多，本来是不足为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学习的时间和条件，取得了一些书本知识，也是不足为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开始进行了极其伟大的建设事业。革命干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繁重的任务，很自然地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应付客观的需要，感到需要学习。但是，有些同志却对自己估计过低，发生自卑感。他们往往对那些读书多年的教授学者们望而生畏，发生迷信，而不知道我们对一切都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对教授学者也应该如此。确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和只有虚名的知识分子应该加以区别。同时，对于前者也应该恰如其分地加以估计，并且应该帮

助他們進步。

以學者、教授、工程師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處在中國的历史條件下，大部分是愛國的。隨着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和勝利，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在政治思想方面經過自我改造，逐漸轉向社會主義，逐漸同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相結合，有些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能夠用他們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為社會主義服務。對偉大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他們是有貢獻的，而且今後還會作出更多的貢獻。他們擁護無產階級的領導，努力向群眾學習，而無產階級也重視他們的知識和勞動。還有許多人仍在徬徨，但是大勢所趨，其中的多數遲早是要跟着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前進的。此外，有一小部分是頑固分子。裝腔作勢、儼然充當迷信的對象，而自鳴得意的，往往就是這些頑固分子。

有些頑固的教授學者，總是堅執理論脫離實際的謬說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他們自詡為“理論家”，拒絕聯繫實際，似乎一聯繫實際便損害“理論”的尊嚴。戰國時候有個趙括，講起軍事理論來，比他的父親名將趙奢還高明，趙王着了迷，讓趙括帶兵打仗，結果六十萬趙兵全軍覆沒。不能打仗的軍事理論有什麼資格叫做理論？不能聯繫實際的科學理論還不是一樣！不聯繫算是保持尊嚴，一聯繫就難免當場出丑。反對聯繫實際就是不敢正視當前革命的現實，企圖負所謂理論之隅來對抗現實。厚古薄今是一個隅，現在厚今薄古的巨浪已經沖毀了這

个隅。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崇拜美国，是另一个隅。显然，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这个隅也必然要被冲毁。

某些本来没有多大本事的知识分子，自称才大用小，不能尽其所长，因此不愿拿出所长来。其实，这是市僧本色，不可轻信。这些市僧形式上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囤积居奇的。这种人有某些专长，但是自以为奇货可居，求名求利，无有止境，售价已经远远超过实价，但还想得到更高的售价。其特征叫做贪。又一种是卖狗皮膏的。这种人有些货物，不过是江湖术士的狗皮膏，却不但没有自知之明，看了别的货物不合狗皮膏的标准，就要指手画脚不已。其特征叫做妄。第三种是买空卖空的。这种人双手空空，一无所有，专爱装模作样，故弄玄虚，自称是什么家，实际只是空头家。其特征叫做骗。“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多半是这三种人叫喊出来的。我们不禁要问：卖狗皮膏是什么内行？买空卖空是什么内行？囤积居奇的，可能懂得些专业，不妨称为这些专业的内行，但是，这只是小内行、局部的内行。无产阶级的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国家全面建设，规模如此宏伟，成就如此突出，这才是大内行、全面的内行。两种内行相比，正如一粟之比沧海。各个部门的领导，只要善于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知识和经验，善于学习业务，并且使业务和政治相结合，也就是内行的领导。照那三种人的说法，等于要乐队指挥者收起指挥棒，去拉小提琴，吹大喇叭；要

將帥放棄司令部，去開機關槍，駕坦克車。多么荒謬的要求！所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本質就是資產階級頑固分子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正因為我們各級領導在政治上是內行的領導，貪夫不得起哄抬價，妄人不得謬種流傳，南郭先生不得濫竽充數，這才急得他們亂叫起來，希望得點什麼意外的好處。我們對貪、妄、騙的把戲，有個簡易辦法，就是嗤之以鼻，予以極大的藐視。只有這樣，迷信才能破除，而對於舊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也才得以有效地進行。

破除迷信的另一個方面，是要打破科學難學的錯誤看法。我們既要學習社會科學，也要學習自然科學。勞動者由於有實踐的經驗，無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是可以學好的。現在學習自然科學，更是具備着許多優越的條件。學習蘇聯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使我們少走一些彎路。黨和政府大力提倡自然科學，設立各級專業學校，出版大量科學書籍和刊物，為學習自然科學創造了良好條件。科學界已經開始形成相當大的隊伍，其中有數量愈來愈大的青年科學工作者，有由革命幹部轉業、在實踐中掌握了業務知識的科學工作者，有從舊社會來的、經過自我改造、自願為人民服務的科學工作者，有愛好科學、業餘進行研究的科學工作者。這個隊伍雖然還有待擴展，但人多力大的表現已很明顯。只要肯學，到處有良師。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往往被少數人壟斷，好似術士煉丹，難以捉摸；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科學為廣大群眾

所共有，好似家常煮飯，誰都可以學會。

破除迷信的又一個方面，是要打破對書本和大師的錯誤看法。實踐是一切科學知識的根源，實踐中不斷地出現新原理、新標準和新傳統；書本上記載的舊原理、舊標準和舊傳統，就得不斷地讓位給新的創造，所以書本上最新的知識不久也會變成落後的知識。歸根說來，向書本學習是必要的，但不可執着，一有執着，書本便變成迷信對象，障礙事業的前進。我們应当向真有學問而值得尊敬的科學大師學習，同時，我們還必須向群眾學習。在中國古代，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等偉大發明都出於不知名的群眾之手。在今天，解放了的群眾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更有難以數計的新創造。如果科學家能夠總結群眾創造的經驗，繼續加工提高，一定可以得到許多重大的成就。反之，如果略得門徑，一知半解，便以讀過某些書本、出於某師門下，妄自尊大，甘居下游，不求上進，那末，書本和大師成了迷信的對象，就只能束縛人們思想的發展。

崇信偽科學家，把科學神秘化，把書本和大師絕對化，都是錯誤的。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應當努力破除這些迷信，不但勇敢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而且勇敢地掌握自然科學。我們要掌握全人類歷史上積累起來的一切有用的知識，使全部科學得到全面的發展，使一切阻礙發展的迷信觀點，都在科學的照耀和群眾運動的沖擊下，歸于消滅。

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海啸般发动起来了。六亿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跃进。有些人过去对迷信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反复指点，警惕性也提高了。农民由于历史传统的关系，迷信本来是较多的，自从转化为集体农民以来，思想就根本改变。周扬同志在“红旗”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引用了陕西安康县农民的一首诗：“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在迷信时代，对玉皇大帝、海龙王那样的大权威，谁敢说个不字。现在呢，大权威连影子也不见了。诗里所说的“我”，自然是集体农民的总称，也是广大群众的总称。人民一旦成了社会的主人，气魄多么雄健，风格多么崇高啊！我们要创造新生活，建立新世界，就应当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风格。

（原载“红旗”1958年第2期）

見“大人”則藐之

丘 引

孔子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但是，到了他的後輩——孟子，就出來推翻他老人家這段聖人之言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三畏一下子就打破了两畏，比太老師可高明、有出息得多了。自古後來者居上，這就是一例。

現在是新社會，人與人之間應當建立和發展同志式的關係，互相尊重，互助合作，似乎不必再講什麼“畏”和“藐”了；但是，也不盡然，也還有些“大人”們需要我們“藐”——“藐”，那就是某些資產階級教授、專家之流。他們行孔子之道，自居為“君子”或“大人”，要人家敬之、畏之；我們對這些人則應當行孟子之道：“藐之”！

為什麼要“藐之”？

因為：現在我們有些人“畏”教授、專家；而某些教授、專家也很巍巍然，要人家畏他們，無非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有點“學問”。但是，從現在眾所周知的許多事實來看，他們的所謂學問其實很成問題。不必去說那些不學無術、弄虛作假的假教授、假專家，就說那些有學有術的真教授、

真专家吧，他們所謂的學問，問題也不小：第一，他們是在旧时代从綫裝書、洋裝書里學來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同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要求根本不對頭。第二，他們的那一套確實是成了“套”，時常套住了自己的頭腦，要他們接受點新東西可不容易，現在普通工人、農民以至青年學生都懂得的許多事情和道理，有些名流、學者卻不懂得或者不願意懂得；要他們拿出自己的學問為政治、為生產服務，從實際中求得有所創造、發明，那就更難，現在從報紙上時常可以看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小知識分子們，在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中，做出了許許多多驚人的創造、發明，而那些關在書齋里的教授、專家們卻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第三，搞不出什麼名堂來還只罷了，但他們依旧那麼巍巍然，把自己的那一套視為“奇貨可居”，當做爭名奪利的工具，當作保持和發展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本錢……有了这三條，難道還不該“藐之”么！

如果從學術史上來考證一番，就更可以看出來，從來在資產階級教授、專家里值得尊敬的人，本來就不多；至于偉大得令人生“畏”的人，那就可說一個也沒有。歷史上的大學問家、大發明家，絕大多數並不是什麼高貴的教授、專家出身，而是出身微賤、被認為“不學無術”的無名小卒。這是歷史事實。許多教授、專家往往只是庸庸碌碌地承襲、背誦、販運了學術史上的古董，而且有些人抓住古董抗拒真理，壓制新生力量。而創造發明的人則是那些敢于抓住真理、蔑視古董的後生小子。現在某些哲學

教授奉若神明的黑格尔，也不过是个中学教师出身，当教授是后来的事情，他創造了一套辯証法的学說，确实了不起，但是，他的辯証法是唯心論的，“头朝下，脚朝上”的，后来年紀輕輕的馬克思出来解辯証法于倒悬，对黑格尔則“藐之”为“死狗”。

对那些自以为是“大人”的教授、专家來說，讓人家多多地“藐”一“藐”，实在大有好处，可以破除对自己的迷信，摔掉套住自己头脑的东西，放下知識架子，到工农群众中去学一点真学問、真本領。

在我們的社会里形成一种“見大人則藐之”的新风气，可以在广大工人、农民和小知識分子里破除迷信，打破对学問的神秘观点，使大家不受一切老教条、洋教条的束縛，敢于抓住真理、蔑視古董，彻底解放思想，更大胆地进行創造、发明。而且，也只有如此，我們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才能够在群众中更广泛地生根、发芽，开花、結果。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5月29日）

破除迷信二題

韦 群

“卡和献璞”的故事

我們經常看到的京剧“将相和”里面，提到那块有名的“和氏璧”，这块璧，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来历。

历史上是这样写着的：“楚人卡和得玉璞，献之楚厉王，王使玉人视之，曰：‘石也’；王以和为诈，刖其左足。及武王立，和又献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以为诈而刖其右足。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于荆山之下，王使人问之，曰：‘臣非悲刖；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谓诬，所以悲也。’王乃使人理其璞，果得玉焉。”

这块玉后来为赵王所得，于是又引起了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

为什么要提起这个古老的故事？因为美玉被包藏在石头里面的时候，不容易被人发现，发现了而献上去，又容易被那些“玉人”看不起，不仅不接受，而且要说他造诬，加以刑戮，因此，卡和所说的“贞士而名之谓诬”，很值得我們深思。

在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有无数的璧，不过其中的大多数，表面上看来不过是石头而已，在整风双反之前，不是也有許多合理化建議和技术革命的萌芽，被自以为是的“玉人”們看不起，而受到了打击和压制么？

厉王和武王下面的那些“玉人”，分明是当时的理玉“专家”，可是他們的鉴定水平和技术水平，看来是远远不及卡和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条教訓：就是要从璞中得玉，首先要破除对专家的迷信。

鷄鳴狗盜之輩

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故事：

孟尝君入秦，秦王以为丞相，有人进讒，秦王乃囚孟尝君，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白裘。’孟尝君有狐白裘，已献之秦王，无以应姬求。客有善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献姬。姬乃为之言于王而遣之。王后悔，使追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鷄鳴而出客，时尚早，追者将至，客有善为鷄鳴者，野鷄聞之皆鳴。孟尝君乃得脱归。”

孟尝君門下，食客三千，在这中間，当然有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因此，鷄鳴狗盜之徒，在平时是不可能太被重視，也不可能發揮他們的作用的。可是一到紧急关头，当那些峨冠博帶的大知識分子束手无策的时候，那些更无名姓而有一技之长的地位較低、学习較少的人，却大大的發揮威力了。

真正的學問，真正有用處的學問和辦法，常常蘊藏在地位不高的平常人的身上，從這個故事，也可以使人破除對學者專家的迷信。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5月21日）

駁“外国承認論”

周赤光

迷信外国的，有各种各样的論調。所謂“外国承認論”者，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文化大跃进中，某大学教师們插紅旗：要在科学研究上，赶上甚至超过世界水平。这种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高尚风格，理应受到人們的尊敬和鼓舞。可是，有一种所謂“外国承認論”者，却不这样。他們冷言冷語地說：

“哼！世界水平，不是自封的。要外国承認，才能算数。”有的还說：“如果你的科学研究，不能解决世界的問題，对外国沒有帮助，人家不翻譯你的書，至少圖書館里沒有你的著作，就不能妄称达到世界水平。”

按照这些人的邏輯，李始美发现白蚁的吸水綫，解决了外国昆虫学家不能解决的根治白蚁的問題，并在我国南方消除白蚁危害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因为暂时还没有得到外国的承認，也沒有解决外国的問題，就“不能自封”为已达到世界水平。只有当李始美的研究論文（不知李始美同志写过这种論文么？）被譯成外国文，要

外国人点了头，这才能够算数。

这种邏輯，何等荒謬、何等可笑啊！

当然，世界水平，不是自封的，但也絕不能依外国的承認与否为轉移。科学研究的世界水平有它自己的客观标准。这标准就是人民的实践。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証明了是最正确的，它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我們的科学研究，不是为“世界水平”而“世界水平”，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那些科学研究者之所以可貴，不在于他們的自封，他們也沒有这样自封，而在于他們敢于把“世界水平”作为自己对科学研究的目标和要求，在于他們那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誰敢断言，不会达到自己的目标呢！

按照“外国承認論”者的邏輯，我国人民不但不能在科学研究上达到世界水平，就是要在地球上生活下去，都很困难了。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人民政协会議上的开幕詞中說：“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些“外国承認論”者就会說：“站立起来”也不是“自封的”，要“外国承認”、点头，才能算数。但是，美国和它的追隨者不承認中国，怎么办呢？我們就只好仍旧躺倒么？

这些所謂“外国承認論”，大部分来自資产階級“名教授”、“老专家”。这原是可以理解不足为奇。因为，他們是靠外国的奶汁养大的，所以迷信外国，認為外国的天空要比中国的高，外国的月亮要比中国的圓。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出自自命为革命者之口。这些賈桂們的奴隶性是

相同的。我們應該奉勸他們徹底革掉自己的奴隸性。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中說：“我們的國家曾經遭受外國侵略者一百多年的迫迫，造成許多方面的落后状态，現在虽然解放了，并在各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是不少人的精神状态还带着被压迫者的烙印，头脑里还装滿了种种迷信、恐惧和自卑感。”我想，少奇同志的話，正好說明了这些“外国承認論”者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27日）

两 不 怕

黃 棘

在校門入口的地方，新貼出一張大字報，它象磁鐵一樣，吸住了一群人。原來是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同志回復我校幾位同學的信：

你們三月九日、三月十三日的大字報，我今晚才接到。這大概是我三月、四月都不在北京之故。

我無教學經驗，也不一定比別人教得好。但，我一不怕資產階級的“名教授”，二不怕自命為有馬列主義教書經驗的“老專家”。所以我自去年夏天就想到北大去教書，此事，去年在你們學校作報告時我講過。

你們要我到人大教書，搞試驗田，這建議很好。教書自己可以學習，教好教不好都可得到經驗。

黨中央已經決定一些同志可到大學教書，我到哪一個學校，要由中央分配。如派我到人大，我也很樂意去。

讀了這張大字報，我開始沉思起來。它引起我的感觸，启发我的思考，並且也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我們正處在偉大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躍進時代。康生同志說，不要怕資產階級的“名教授”，也不要怕那些自命

为有馬列主义教書經驗的“老专家”。这话很重要。在我們这个时代里，不論在生产战綫上，也不論在文教战綫上，沒有一点乘风破浪、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和风格，那是不行的。可是在我們学校里有一部分同志，是党在几年前从实际工作崗位上調来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常常地感觉到：我們这些人讀書不多，又沒有教学經驗，因此工作中信心不高、干劲不大。比起那些“名教授”、“老专家”来，总感到低他們一等。我們不敢接近他們，不敢大胆批評他們的缺点和錯誤。說老实话，我們从內心不知不觉地有些恐惧。許多同志一直不敢开課；少数同志甚至不安心教学，仍想回到实际工作崗位上去。共产党员做到这种地步，风格也真可算是十分低下了。

看了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再仔細想想，我們又何必害怕、何必迷信那些資產階級“名教授”和那些所謂有馬列主义教書經驗的“老专家”呢？黑格尔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名教授么？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就敢于批判他，駁倒他。我們迷信那些“名教授”的原因之一是，他們讀了許多書，能說会道，滿腹經綸，引經据典，会吓唬土包子。其实，讀書多的人，不一定就掌握了真理。就拿人民大学來說，李景汉、吳景超过去不都是“名教授”么？但是他們的右派“理論”，不是都被我們駁倒了嗎？至于那些不是右派的“名教授”，那就更不应怕他們，因為他們許多人都已向党交心，表示投降工人階級了。

对那些自命为有馬列主义教書經驗的“老专家”，我

們也不必迷信和害怕。在双反运动中，他們的毛病和錯誤，都暴露出来了。比方，有个在資產階級右派向党进攻的时期，竟公然主张抛弃馬列主义的階級分析的方法，这就是一种严重的修正主义观点。我无意輕蔑和嘲笑这些“老专家”，相反，我倒主张从他們的錯誤中学习，幫助他們揭发、批判和改正錯誤，吸取教訓，避免重犯他們同样的錯誤。但是，如果我們繼續崇拜、害怕、迷信他們，那却是沒有任何理由的。

誠然，教書是不容易的，但是，康生同志說得好：“教書自己可以学习，教好教不好都可得到經驗。”我們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老老实实，認真地、踏实地学习，那么，教書总是可以学会，并且終有一天会学好的。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20日）

尽信書不如无書

汪祖高

我們提倡認真地讀些書，但也反对迷信書本。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確有那么一部分人對書本崇拜得五體投地。他們不管這本書是好是壞，書中的原理、結論是對是錯，是過時還是不過時，是適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還是不適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他們都奉為金科玉律，絲毫不敢產生懷疑，更不用說去發展提高了。在這些人看來，古今中外的書上沒有講過的，沒有記載過的，他就不應講，因此也就不敢講、不敢提。這些人的公式是：書上講過的——沒錯；書上沒講過的——不能講。總之，書本決定一切。

上海華孚金筆廠工人徐祖英要把金筆的筆套上的鍍金成分從92%降下來，在顏色和光澤方面要趕上美國派克金筆的筆套時，該廠技術科長却說：“這在中外書籍里都找不到理論根據的。”你聽，這口氣多么理直氣壯。只因為給他們撐腰的是書本。這些人的根據，不是活生生的客觀實際，而是書本。

現實生活中卻有更多的人，他們是從客觀存在的實

际事物出发，不迷信書本。防治白蚁的专家李始美在北京大学的报告会上說：“我买了許多中外有关防治白蚁的書来看，发现書上說的許多地方与我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不同，我就怀疑起来。经过研究，我没有完全信書上的結論。”李始美并没有被专家学者的著作所吓倒，而是通过刻苦实践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掌握了白蚁的生活規律，找到了根除白蚁的一套方法。李始美这种破除对書本的迷信，而去詳細地占有材料，然后进行認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的精神，这种用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書本的精神是多么可貴。他没有从外国或本国的故紙堆中零星地撿些东西来，而是有的放矢，最后得出正确的結論，解决了实际問題。

我們还有些科学家和教授的科学研究是“从杂志上来，到杂志上去”，这与李始美同志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迷信書本，書上没有說过的不敢說，没有提过的不敢提，这样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又如何得到发展和提高呢？新的書又怎能不断产生呢？又怎能更好地解决書上没有提过的而社会主义建設中迫切要求我們解决的实际問題呢？

我們对待書本（坏書除外）的态度應該是：既相信又不相信。凡是通过实践証明是真理的則相信，反之則不相信。我們还不能以此为滿足，我們还要通过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不断地丰富書本上的知識。因此，我們

就要敢于去想書上沒有講过的东西，只要我們是从客觀实际出发，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列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是可以从这些实际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結論的。这决不是妄自尊大，胡思乱想。正是不作古奴，敢为今人的一种气魄。

“尽信書不如无書”，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6月28日）

迷信与做“梦”

林 平

有一个金笔厂电镀车间的工人，为了在保证质量和
使用价值的条件下，降低笔套的用量，研究并拟定了一个合金的配方，可是技术科的科长看了只是摇头。摇头的原因是：翻遍世界各国的书籍，合金的分量是没有少于百分之九十的，因而认为这工人的配方没有“理论根据”！

这位科长翻遍了各国书籍，博则博矣，可惜是个摇头派。摇头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独创精神视为做“梦”，因此自己既不敢大胆地做“梦”，又不许别人做“梦”，而他們之所以一点“梦”也不敢做，往往和迷信有关。摇头派的迷信多得很。你要做丰收的“梦”么？他说：“天养人，养四方”，“靠天吃饭”，迷信的是“天”；你要做科学文化的跃进之“梦”么？他说：“应该请专家来发表意见”，迷信的是“权威”；你要做技术革新的“梦”么？他“翻遍世界各国的书籍”没有“理论根据”！这真是烧香越勤，神鬼越多。于是天上有老玉皇，海底有海龙王，河有河神，山有山鬼，城里有城隍，当境有土地，密密麻麻地排起一座黑色的围墙，把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灵魂都窒息死了。

然而，历史毕竟要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向前推进的，迷信也不能不被破除。当被剥削者失去身上的镣铐之后，他们灵魂上的锁链也必然会被打碎的，一切的迷信和偶像都成了秋风中的败叶。他们歌唱道：

天上没有老玉皇，地下没有老龙王，
靠天吃饭靠不上，幸福不会从天降；
不靠天，不求神，幸福全靠自己挣，
勤积肥，勤劳动，要叫产量翻过身。

这也就是一种根本的原因，使得那位电镀工人，经过了三个晚上十八次以上的试验，打破了摇头派的“理论根据”，以合金量百分之八十的配方试验成功了，终于对社会主义的技术革新作出了贡献，实现了自己的“梦”。现在，公开非议与反对做这种“梦”的是不多了，但背地里忧心忡忡的还是有的，这主要是不了解我们做“梦”的性质缘故。“梦”有种种，有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财梦”，它是以劳动人民的贫困、饥饿为基础的；有旧知识分子“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黄粱梦”，这是以甘心附属于剥削阶级之皮为前提的。但是当私有制的老根挖掉以后，这些才真正是一种幻灭的迷梦。以为子孙万代造福，为工、农劳动人民扬眉吐气的“梦”是瑰丽远大的，这种“梦”一旦和工人阶级的求实精神相结合，就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促进力量。

这种“梦”是当今我们生活的特点之一。它使我们骄傲，也使我们勇猛突进。（原载“文汇报”1958年5月28日）

教授并不神秘

采 薇

教授、专家的称号，对于不少人来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有人迷信教授，有人害怕专家，在这些人看来，似乎教授的标准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教授所掌握的知识，仿佛也是不可超越的。迷信教授、害怕专家的思想，表明有人在夺取科学文化堡垒的进程中，还处于被奴役的精神状态。

其实，教授、专家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教授之所以为教授，无非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产生了自馁的情绪和妄自菲薄的自卑感。可是在今天，人人都有上学、求知识的权利；有了知识，谁都可以当专家、当教授。我们不迷信非要到欧美去留洋、镀金才能取得教授、专家的头衔。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有了知识，可以到大学去开课，没有进过大学之门的土专家，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早已超过了自命不凡的洋专家哩！

盲目崇拜教授、迷信专家，是因为人们还没有从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里解放出来。在反右派和双反运

动中，人們看到有一些“教授”所贩卖的貨色，实际是一种“文明式”的糖衣炮弹，样子虽文明，其实是毒草。堂堂教授为了名利，可以見利忘义；自命清高的高級知識分子，可以把知識当作商品，渾身散发着奸商的气息……。有些青年知識分子追求教授、专家的头銜，不正是因为他們既有“名”又有“利”嗎？然而这种人难道值得我們来欽佩？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对于坚持資產階級方向的教授和专家，不但不应当迷信，而且还要敢于“評头論足”，敢于蔑視他們，敢于拔掉他們的白旗，插上我們的紅旗。这才是无产階級应有的革命风格。

盲目迷信教授，还因为人們沒有实事求是地認清事物的本質，被他們的唬人的假相所吓倒。在現今的教授中，有人确实是有學問的，但學問也就是那么多；不用說在社会科学方面有真才实学的为数极少，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教授、专家的學問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位著名的化学教授自己承認，“过去不願意接受生产部門的研究題目，就是因为怕解决不了問題，丢了大专家的脸皮”。某教授几十年来一直被推崇为某一界的权威，但在这次教学辯論中，人們发现他的學問也是有限的，他过去借以“成名”的几篇論文，仅仅是一些从外国杂志上整理出来的“讀書报告”而已，既沒有系統的理論，也沒有独創的見解，更談不上服务于生产实际。能否解决实际問題，是我們用来檢驗教师业务水平的标尺，那种光憑“學位”、“論文”来抬高身价的旧标准早該把它抛弃。

看来,对教授的所謂“神秘感”,是完全可以打破的。
資产階級学者們要有自知之明,狠狠地打掉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力爭作一个又紅又专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
工农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們,要狠狠地打掉那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高举无产階級的紅色旗帜,用共产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攀登到科学的頂峰上去!

(原載“北京日报”1958年5月31日)

不要迷信

李 东

丰台桥梁厂一个高小没毕业的工人干部竟然改进了科学研究机关的设计，这件事告诉我们：对权威不可迷信。

不是没有这样一种心理存在，有些人一听见某个教授的著作，某个专家的理论，某个科学机关的设计，就认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不用说去推翻去改进，连怀疑也不敢。有时怀疑了，自己却又寻思：“专家会有错误吗？我能比专家强吗？”赶快把念头打消。

这种迷信权威的心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之一，因为科学和迷信，本来就是针锋相对的。

有两种权威，但不论对哪一种都不可采取迷信的态度。

一种是真权威，他们掌握了正确的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尊重他们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理论真能指导实践，这种权威是被千百次实践所考验和证明的。对他们应该尊重，不能无根据地乱怀疑。但也不能迷信，因为无论多大的权威，他总要在人们的实践中吸取养料，

科学总要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检验和补充，才能得到发展，何况智者虽有千虑，还总会有一失呢？

还有一种是所谓“权威”。这里有被人认为“权威”的，其实，其中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还有假冒权威的，有一种莫测高深的外表，挂着权威的头衔，但是并没有实在的内容。对这种权威，我们尤其不能被唬住，只有突破了这种权威，科学技术才会有新天地，哥白尼和加利略没有被地球中心说这种“权威”唬住，终于发现了地球绕太阳旋转这条真理。

因此，对权威首先要有辨别能力，尤其不能被假权威唬住。这里，实践是一种利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在实践中行不行得通。当然，还要有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要改进，就不能迷信，改进和革新本身就是对各种科学的、习惯的权威的发展和否定。

还有一点，不要认为只有科学家、专家才能发展科学技术。在人民群众当中，也蕴藏着改进科学技术的无限潜力，工人张明山创造的反围盘，广东出现的初中没毕业的白蚁专家都是证明，特别是最近在工农业方面春潮一般涌起的技术革新运动，千百万群众对种种陈规陋矩的大胆突破，都表明了：人民群众过去敢于、今天更敢于突破“权威”，创造奇迹。

（原载“北京日报”1958年5月13日）

思想解放，鬼神退位

柳 地

一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鬥爭，正在湧到全國每個角落裏。這場鬥爭，改變着自然界的面貌，也改變着人們的思想面貌。許許多多束縛人們頭腦的舊風俗、老傳統，各式各樣的“權威”和“偶像”，被共產主義思想的巨大洪流迅速沖垮了。

在农村中，出現了這樣不曾聞聞的事跡：廣東潮汕地區的農民，為了平整土地，改造土壤，擴大耕地面積，動手把祖先的墳墓翻掘起來，合葬到公墓裏去。那些棺木和石碑，用來築橋、鋪路、搭瓜棚、修豬圈，稍微堅固一點的棺木，更是造車輪子的好材料。先進的農民們，再也不迷信鬼神，再也不自縛於種種舊的習慣和傳統。他們豪邁地說：“讓祖先也來和我們一起進行建設吧！”

這場移風易俗、翻天覆地的重大變革，在全國各地迅速地蔓延開了。山西潞安縣金星農業社的社員們修建了一所“集體墳園”，牌坊兩側寫着“全社齊心搞生產，異姓一堂奉祖先”的對聯。福建南安县六十萬人民經過整風，改變了有史以來過“佛誕”的迷信浪費習慣，一年能節約三

百多万元、粮食五百六十万斤、劳力九十四万个工日。贵州苗族、侗族自治州祖代相传就有吃“牯𦍋牛”的习惯，人们每天用酒饭饲养那些不耕田而专门用来“斗牛”和宰杀的“牯𦍋牛”，每个农业社都有数十头，甚至数百头，每隔三年就大量宰杀一次，现在人们宣誓不再吃“牯𦍋牛”。如此等等，新的变革，正在风起云涌。按照迷信，河有河神，山有山神，天上有玉皇，地上有土地，海里有龙王，真是烧不完的纸香，念不完的经文，陈规旧习重重叠叠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但是，一声跃进，人们骤然摆脱了这种种束缚，鬼神也就立即退位。

过去，许多人迷信的是鬼、是神、是天，“天”主宰着一切。然而，今天人们相信的却是人，是人民自己的劳动和创造，真正的“人定胜天”。

陝西安康县的农民编了一首快板唱道：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这不仅是反映了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英雄气概，而且表明了：人们在劳动的实践中懂得，人是自然的主宰，人民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而劳动和创造就是求得解放的可靠的力量。迷信一经破除，解放出来的不仅是人们的思想，无比的智慧和雄厚的生产力也随着解放出来。

说起迷信来，当然，如今烧香念经，求神拜佛，整天祈

禱上帝的人，終究是極少數了。但是，封建迷信遺留下來
的舊風俗、老皇曆，還束縛着人們的思想。我們不是也還
聽見有人指手畫腳地高談這不合乎規矩、那不合乎傳統
等等因循老套的論調嗎？這些人不敢想，也不敢做，飽食
終日只能照老規矩行事，聽天由命，生怕違背那個“舊”
字。按照這些人的老皇曆，我們不必苦幹、實幹地鬧革
命，只需多燒香、多磕頭，這社會主義就從天而降了。

然而，歷史總是按照客觀發展規律前進的，任何傳統
和習慣的勢力都不能阻攔。破除迷信，思想解放，不再信
神信鬼，而要相信人的力量。這是一場辯證唯物主義和
唯心主義、先進思想和落後保守思想之間的鬥爭。“信鬼
神”自然不對；“敬鬼神而遠之”，更是一種消極妥協的態
度。我們提倡的是：科學的頭腦，敢想、敢說、敢做的風
格，從種種迷信中徹底解放出來。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8日）

燕雀安知鴻鵠志

于大愚

有的县决定自办大学的消息传出后，一般人都受了很大的鼓舞，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规矩，小小的县分是只能考秀才的，现在我们却要考状元了！

然而，我也听到有些这方面的“专家”，即有些大学教授，却并不以这种做法为然。他们里面，连有些平时“不談国事”的人，这回也表示了态度，說县办大学必須“慎重考虑”。

为什么县办大学就要“慎重考虑”呢？显然不是因为一般地我們办什么事都要深思熟慮。而是認為小小的一個县分，几乎就沒有任何資格办大学。按照这些“专家”的看法，所謂大学，即非常大，非常闊，非常高深，非常广博，非常神秘，非常了不起的学校也。必須有堂皇的校舍、大量的經費、无数的規章、成套的制度、进口的仪器、留洋的博士、五花八門的課程、古今中外的學說等等之类，才算“正規”。

当然，上述种种，并不是毫无用处。正規的大学，我

們現在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問題在于这些人仿佛就此認為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部就在那里了。于是，多年的电机学教授一操作机器就連續燒坏几个电表，仿佛还理所当然；昆虫学教授下乡不敢承認自己的本行，怕被农民問倒，也不以为耻。至于在这种大学里培养出的学生有多少业务上的半成品和政治上的废品，似乎就更非这些“专家”的分内之事了。

为什么专家学者們对这些問題沒有“慎重考虑”过呢？原因是，以上种种与政治斗争、生产建設虽然背道而馳，可是和他們所謂“正規”的标准却没有什么不符之处。

到底什么叫正規化？据我看，就是使組織更健全，制度更合理，設備更完善等等。其目的在于使革命工作的效率进一步提高，使新事物更容易发现，使好东西更快地成长。几年来，我国各种事业的突飞猛进，正規化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也是比較重要的环节之一。然而糟糕的是，“正規化”有时竟被某些人理解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空洞煩瑣、脱离实际一类的东西。甚至还有人干脆認為正規化就是恢复資產階級的旧传统。你要干点什么嗎？請先写种种冗长累贅的报告，再經层层形式主义的审核，既要看看合不合一系列的陈規旧制，还要查查古今中外有沒有先例可循。管你实践証明的，天才創造的，群众欢迎的，生产需要的，一触犯什么規章、制度、典籍、慣例、名流学者、欧美文明、西方习俗、新添的迷信、固有的成見，就一律无效。真是“家有‘玉匣記’，不能放个屁”。正規

化竟被曲解成迷信書。使人一舉一動都要提防冲撞鬼神。

初中程度的人竟要尋找白蟻生活的規律？山溝里的縣分胆敢辦什么大學？庄稼漢也要當科學研究員？什么字典里曾經把這些辭兒和他們的名字連在一起過呢？有些人這樣想着，就不免由懷疑而輕蔑地笑了。他們說：“這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然而，事實是最不客氣的。事實是，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資產階級的符咒仙方再也吓唬不住解放了的中國人了。在全世界的工程師們都無能為力的時候，中國的一個普通工人不就發明了自動化的反圍盤么？當多少生物學家們還在年復一年地進行着“研究工作”的時候，一個初中程度的普通人，不就找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防治白蟻的方法么？事實是，在現在的中國，不僅初中程度的人研究規律，更低文化程度的人也要研究規律；不僅一個縣自辦大學，很多縣都要自辦大學；不僅農民當科學研究員，其他各種各樣的人都要當科學研究員。

讓我們不揣冒昧，代替在勞動中成長，對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的各式各樣的專家、學者、先進分子、英雄模範們，用一句現成的辭兒，回敬那些泄氣的“正規化”先生們：“燕雀安知鴻鵠志哉！”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14日）

誰敢擋道

葛 德

听说目前有些人在窃窃私议，说我国白蚁专家李始美同志的学识和技术不能算科学，等等。这窃窃私议，来自科学界，而且归结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李始美能不能当个科学研究员？有人叫嚷着：“李始美哪能算科学工作者，顶多当个技术员也就差不多。”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一下某些科学界名人的谈论。

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昆虫协会理事长陈世驷发表了許多感想。说这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科学工作多快好省的范例”；“表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高尚道德”；“对白蚁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国际水平”，“现在各国还没有比李始美除治白蚁的方法更完善的方法”；因而还想到了“科学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和“应该重视科学成果是否能彻底解决实际问题”等等。这番话，是在5月21日北京昆虫学界欢迎李始美的会上说的，刊载在5月22日“人民日报”上。也是在这个会上，“讨论的时候，昆虫学家和毒理学家们指出，李始美的方法和观

点是符合昆虫学的理論的。”

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所长朱弘复也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贊揚了他“最称贊”的李始美的“創見”，即“白蚁書本上所沒有的”那些东西，并說这些“都与防治有莫大关系”。“他善于判断白蚁主巢的所在，这是彻底消灭的关键”。

不必再去摘引其他科学家、教授們的相同的看法了。我并不是提倡崇拜名家，但这些談論大体上都列举了事实作根据，是可以相信的。而那些窃窃私議者，虽宣称“那不能算科学”的高見，但是只聞信然之声，而根据却是連影子也沒有。

其实，不管科学界如何，群众对这件事是有着十分热烈的兴趣和議論的，他們早就在納悶：二十一个农具改革者和青年农民王保京，都已經被聘为特邀研究員了，为什么李始美沒有被聘請？莫非因为昆虫研究所研究的是动物，所以又比研究机械的和研究植物的更高級一些嗎？現在，人們不能不認為这同“窃窃私議”是有关系的了。看来这些“私議”目前却能比公开的談論还有力量，居然能暂时地塞住一个有才能的科学研究者进入研究机关的道路，那末，这些私議者是些什么人？他們有什么根据和高見，又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公开談論呢？

“窃窃私議”者大約总有些見不得人的东西，所以始終只能是“窃窃私議”。而我們却要在这里大加議論了：

第一，既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的、成为

“科学工作多快好省的范例”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国际水平”的人的“学识和技术不能算科学”，那末，现在坐在科学宝座上的那些“能算科学”的人，一定是走的另外的“道路”，是另外的“范例”，而且那“水平”一定是并无创见，白蚁书本上早都有了。这能算得合理吗？

第二，一种人在“无保留地把知识和技术贡献给人民”，一种人却在一旁“窃窃私议”挡住道路。既然承认前者是“表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高尚道德”，那末，后者表现了什么，不也就很明白了吗？

第三，现在既然要走“群众路线”和“重视科学成果是否能彻底解决实际问题”了，那末，“现在各国还没有比李始美的除治白蚁的方法更完善的方法”，又为什么“不能算科学”呢？也许还是“从论文着眼的”吧？可是，李始美的研究不是“已经超过了国际水平”，“李始美的报告是一篇最好的科学论文”什么？这又怎么解释呢？

看来，“窃窃私议”者，既不是从“论文着眼”，更不是从“解决实际问题”着眼。他们的着眼点只有一个，看你是什么出身和走的是什么道路。如果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留过洋，没有从资本主义大学里捡回一些又陈又烂的破讲义，没有象他们一样走那条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的科学道路，尽管有了“超过了国际水平”的研究结果，有了世界上“白蚁书本”上所没有的新发现，有了各国还没有的防治的完善方法，也还是不能算科学的。反之，象白蚁蛀木那样的蛀过书本，啃过几块洋面包，只要象道士念咒

一样的背得几个神秘的数字，玄虚的公式，哪怕是一无创见，对实际防治一无所知，甚至只是一个江湖骗子，也还是“能算科学的”，可以牢固地稳坐在科学机关里，而且翻起白眼，横着身子挡着别人的道路。这真是“泾渭分明”得很啊！

由此，我想到了“白蚁行”，据李始美同志说，“保守技术秘密，唯利是图”的白蚁行商人们曾经拒绝他学习防治白蚁的要求，后来又有十四家白蚁行商人，联名控告他“非法”，要“驱逐”他出境。白蚁行的商人所以这样痛恨他，是因为他揭穿了所谓“技术秘密”的神秘，使它变成了人人能够掌握的“俗”物，断了白蚁行老板们把持高利的路。现在扮演“拒绝”和“驱逐”角色的，变成了“他的技术我早知道了”的只能空发私议的所谓科学家，那原因当然还是由于李始美敢于揭开那些空头科学家们借以吓人的纱幕，还了科学一个本来面目，而且竟然是能说能用，文武双全。让这种人闯进科学队伍里来，坐在一条凳子上，那末，对比之下，那些形形色色的“科学家”：“囤积居奇”的“贪者”、“卖狗皮膏药”的“妄者”，“买空卖空”的“骗者”，岂不又都要露出本来面目。倘不去学点真本事，就要坐不稳那椅子了。于是便要死命地抵住那大门，不许工农出身的、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人插进身来。

这些窃窃私议的“科学家”的行径，同那些白蚁行的商人们不是那样地神似么？

于是，我们便分明的看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一面是

帶着紙糊學冠的人們，拚命挡住無產階級科學大軍的前進，力圖霸占住科學機關妄想成為他們養尊處優的場所，另一方面，却是勞動人民的洪流，高舉着真正科學的大旗，向他們進行沖擊，要把科學機關，永遠成為人民科學的神聖堡壘。妄想阻擋無產階級科學大軍的前進，是只能得到螳臂當車的可笑的下場的。識時務者，自然還是把路讓開的好！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19日）

武松打虎与小兒梦猫

陈 臻

做好一件工作，学会一項本领，困难总是有的；更确切地说：工作、学习本身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虽然困难的程度因人因事而有所不同，但困难总是客观的存在。值得重视的是对待困难的态度。

对待困难的态度有两种。

一种是积极的态度。这就是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向困难挑战，说明了他的精神是无畏的，情绪是乐观的，一切有利的条件就会被充分地发现；为了前进而去認識困难，困难才会被真正地理解；为了克服困难，潜力才会挖尽，干劲才会鼓足。一切措施和办法才会由此涌现出来。这样困难就从阻止我們前进的絆索变成促使我們鼓足干劲，挖尽潜力，想尽办法的客观因素。

另一种則是消极的态度。不是首先积极挑战，而是先懼困难。正因为不是为了前进而去認識困难，而是为了准备退縮而去談論困难，因此困难就往往被強調或夸大成为压抑我們銳气的客观存在。离开了向困难挑战，而侈談干劲、潜力、措施，有如“叶公好龙”，有其名而未必

有其实。

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正如武松打虎。虎、而且是吊睛白额的大虎，自然凶猛异常。打虎自然有困难。正是这个困难促使了武松使尽了毕生的膂力和浑身解数，终于克虎致胜。而武松也就成了有口皆碑的英雄好汉。

用消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就象小兒梦见了猫一样，猫还没有叫，而小兒却已先哭。猫本来是不可怕的，但在孱弱胆怯的小兒看来，駭人胜过猛虎。

要在贫穷落后的大国建成社会主义，困难本来就是严重的。因此，就非具有社会主义的英雄好汉的气概不可；否则小兒梦猫正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的孱弱胆怯者之譏。

自然，假如把前进的目标，树立得过高过大，也会产生一些我們暂时还不能克服的困难的。因此我們也不应强求一时还不能办到的事情，但是只要我們对待困难采取积极的态度，我們总还可以达到可能达到的目标，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我們的先人所不敢想象和不可想象的事业来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7日）

改造思想 解放思想

邱大璞

解放思想，必須破除束縛思想的一切迷信，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有破必有立。

有些人，只迷信過去，迷信古人及偉人名家的言行，過去沒有人說過的，他不說；凡是學者們講過的話，他認為都是對的。其所以如此，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認為自己水平低；二是怕別人說他沒有根據；三怕犯錯誤。

水平不高、缺乏生活經驗是個問題。但是，水平高低也只是相對的，水平高的人也不可能什麼問題都比別人高。水平低可以學，也正因为水平低，因此必須更加努力地學，但學不能是死的，而要敢於獨立思考，敢於創造。看戲的人，也許在表演藝術上沒有演員水平高，但這絕不是說觀眾不能向演員提意見，看不出演員在表演中的某些缺點。學生比先生水平總是低些，但有時學生却可能提出一些先生們解釋不了的問題，有時學生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比先生還高明。發明電的富蘭克林，原是個賣報的小孩。世界上許多科學都是看來沒有什麼水平的人發明的。年輕、社會經驗不足的，同樣可以創造奇蹟，有些水

平高的人反而在某些事物面前束手无策。当然，这并不是說学問高的人不行，而是說不能因为水平低就不敢創造，不要認為水平高的人沒有說过，自己就不敢說，要敢于幻想，別人沒有做的事自己要敢于做，別人发明的东西要去发展。

至于怕別人譏笑，这就更不应该成为什么理由。任何东西在开始时总会有人說閑話，甚至挨罵，問題看是什么人的罵。就是說你想另搞一套，我看也沒有什么可怕，如果真的搞出比原来好的一套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好事。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一切发明創造的人，只要他对人民有利，是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的对象。党要求我們大胆創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要求我們革新技术，我們就應該大胆的做。还没有做就怕別人說閑話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我們不少的祖先和先輩們，在“犯法”的情況下敢于創造，敢于打破陈規，而在今天一切都对新生力量发展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还前怕狼后怕虎呢？其实有时別人說几句閑話，我看並沒有什么，有时反而对自己有好处，何況有些人虽說了几句冷言冷語，其动机倒不一定是想打击你。

至于怕錯，这虽不是什么坏事，但要看是什么样的怕。錯誤与正确是相对的，沒有錯誤也就无法解释什么是正确，严格講起来，錯誤是正确形成的必要条件。只要政治方向沒有錯，在具体創造与前进过程中犯些錯誤并沒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知錯不改。是不是錯誤，这不是事先就能作出結論的，只有当事物发展到某一阶段才能

看出来，有时要經過几次反复过程才能下結論。就是錯了，改正也不迟，同时往往当人知道錯的时候，正确的东西也就出来了。如果我們的祖輩們怕犯錯誤而不敢創造，那么人类只能象动物一样。馬克思如果怕錯，就不敢与当时資產階級的李加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博學家們斗争，把他們駁倒。任何創造在它产生过程中不走弯路、不犯过些錯誤是不可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科学的真理，但当人們用来指导革命时也难免不犯一些錯誤，何況我們并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在創造性劳动和能動地改造世界呢！人們可以想办法少犯些錯誤，一点錯誤不犯是不可能的。有了党的領導，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犯点錯誤并不可怕，錯了就改，有时改了这一錯誤又可能产生新的錯誤，人的思想本来就是在同錯誤斗争中前进的。

在我們的时代，真正的英雄是屬於那些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法律而敢于打破一切陈規、敢于幻想、敢說敢为的人，生活的真正主人是那些敢于破除迷信、乘上千里馬奔騰前进而不怕一切的人，那些走路怕踩死虫子的人，只能說是何等胆小，何等沒有出息。

最后必須提到的，对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說，要解放思想还包括思想改造的問題，只有彻底破資產階級思想，立无產階級思想，才能促进思想大解放。

（原載“文汇报”1958年5月2日）

喜莫大于思想解放

馬 許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放，人类的思想也一定要获得解放。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唯物观点。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从意识形态上来束缚被统治阶级，麻醉人们的思想。久而久之，在人的关系上形成一种“主与奴”的精神状态。现在，看看我们的老一辈妇女，觉得缠足很难看，可是据我的祖父说，当时如果谁娶了大脚女人，远近十里传为奇闻。这是陈后主“步步生莲花”的“德政”。从辛亥革命以来，几十年的斗争，确不是容易事，清兵入关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可是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有的人为了剪辮子，不惜以身殉葬。康有为号称“维新派”，也与张勋的“辮子兵”搞复辟。列宁说：“习惯的力量是最顽固的势力”，确是如此。不解脱精神上的奴隶性，就很难谈到思想上的解放，在黑暗中住久了的人见到了阳光，就会浑身难受，流泪不止。“法門寺”的賈桂，当刘瑾让他坐下时，说“奴才站惯了，还是站着舒服些”，就是十足奴性的表现。“九夏天”的马义，为了主子，大滚钉板，这种奴性获得不少人赞美。罗隆基说美国月

亮好，代表着一些崇拜美国人的奴性；蒋介石、李承晚不惜卖国求荣地捧美国，更是这种奴性的集中表现。

庙里的佛总是修得大于常人，满身涂金，皇帝的宫殿也要修得大而堂皇富丽，戏台上的英雄一出台一定要起霸、亮相，以表示异于常人，这些对人民的精神状态都起着压抑作用，从精神上瓦解人民的反抗。夸大英雄人物的个人作用，把群众看成是群众，这种精神状态在我们思想意识上还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个人主义、架子和风度，看不起劳动人民，忽视集体力量，迷信美国，留恋解放前的生活，不都是这些思想意识的集中表现吗？安心于中间派是“顺民”思想的残余，只专不红是“莫谈国事”的影响，不求上进是“安贫知命”的表现，安于现状是“宁静致远”的还魂。汉武帝黜百家而尊儒，唐太宗奉老子而联宗，这些唯心论的人生观确实在几千年后的今天，还占据着我们的思想领域。要想从根本上清除思想上的垃圾，人生观的问题是根本问题，而自觉的思想解放更是重要关键。

唯物辩证法说明世界在不断的量变质变过程中前进。因此，应该重视和倚靠的是新生的有强大生命力的而暂时看来还不十分成熟的事物，不是已经腐朽的正在衰退死亡的而暂时似乎还强大的事物。因此，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应该往前看，而不要往后看，当促进派而不要当促退派。

毛主席在横渡长江以后，说了一段有风趣的话：“长

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你們不讓我游，我現在不是已經游過來了嗎？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大的東西，其實並不可怕。”（見“長江日報”）這段話深入淺出地說明了唯物辯證的真理。

孔子說：“哀莫大於心死。”心死大概就是思想僵化吧！把習慣上的“奴性”奉為主臬。我們說：“喜莫大於思想解放，”精神脫離壓抑狀態，自然就會心情舒暢，左右逢源，對於新事物和正在成長發展的東西充滿著無限喜愛，自覺地當促進派，這是幾千年來所沒有過的壯舉，也只有解放了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有著寬廣無涯的胸懷，敢於作驚天動地的事業。

（原載“文匯報”1958年6月10日）

大丈夫敢說敢為

曾田家

性情開朗、心直口快的人，總是惹人喜歡的。在我国的古典小說和戏剧中為我們塑造了不少这样可愛的人物。怒鞭督郵的張飛、三拳打死鎮關西的魯智深和大鬧忠義堂的李逵，在人民中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人人称頌，正因為他們具有上面的那些特点。他們堅持正義，不畏強暴，敢說敢為，心口如一。而當他們知道自己錯了的時候，也能毫不遮掩地承認錯誤。李逵因為聽說宋江搶了良家婦女，壞了梁山泊的名氣，手執板斧怒氣冲冲跑上忠義堂，砍倒了“替天行道”的旗子，並要砍宋江的腦袋。到弄清楚是自己弄錯了事實時，他就負荊請罪，要求宋江砍去他的那顆“黑頭”。

這種爽朗的性格，正是中國勞動人民的本色。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就是敢想、敢說、敢干的人。當黑雲壓天，惡勢力橫行的時代，我們的革命先輩就敢於想去推翻它；敢於說出自己的政治主張——要在中国實現共產主義；並不怕種種迫害，敢於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頭可斷，志不可屈”，許多革命烈士在敵人的監獄中、刑場上

表現了崇高的氣節，他們在臨刑前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相信他們的理想終會實現。

敢想、敢說、敢干是我們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我們黨一向是提倡大膽說話，獨立思考，要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全國解放了，人民掌握了政權，為大家創造了很好的大膽說話和各盡所能的環境。然而，有些人還是以老眼光看新社會，“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還是他們的信條，他們扭扭捏捏，欲言又止，和黨和人民總是若即若離。這無非是患得患失的庸俗思想在作怪。

既然是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在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時代，時時刻刻都有生命危險，尚且能不屈不撓堅持鬥爭，在今天已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新社會里，只要自己一心一德為社會主義服務，有話就可以大膽的說；若認為自己的意見是真理，就應該堅持，和錯誤的意見進行鬥爭。一時的不如意也許是有的，但是俗話說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真理必然會獲得勝利。

當然，自己說的話未必都正確，自己認為是真理的也未必是真理，但是大膽說出來有好处。可以經過辯論，明確是非，對別人對自己都有教育意義。我們這時代的人，尤其是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應當有這種氣魄。難道共產主義者還不能比張飛、魯智深和李逵更敢說敢為嗎？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4月10日）

刘詩昆得奖以后

张春桥

刘詩昆在国际鋼琴比賽中得了奖，我們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同样高兴，想法却不同。

有一派說：这一下子証明了只有学外国的东西才有出息，我們学中国民族的东西，人家比賽的节目，却是演奏外国大作曲家的作品，我們没有什么得奖的希望了。

另一派說：我們不得奖就不得奖，我們是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喜欢就是最高的奖賞。

我是贊成后一种态度的。但是，还想补充一点意見。因为后一种說法并没有解答前一种說法所提出的問題：果然只有演奏外国的作品才能在国际比賽中得奖嗎？学习中国民族自己的东西，就赶不上国际水平了嗎？

沒有誰主张根本拒絕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也沒有誰主张停止学习各国音乐大师的作品。我們不是那种閉关自守的人。我們的音乐学院，現在沒有这样做，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但是，我們学习外国，是为了給中国的工农兵服务，是为了創造性地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同时，我們同那种充滿自卑感的人根本不同。我

們認為，同某些人想的恰恰相反，在国际音乐比賽中，只演奏歐洲作曲家的作品，而不演奏中國作曲家的作品，這只是暫時的現象。国际音乐比賽的主持者和演奏地點一定是別的国家，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北京和上海，這也只是暫時的現象。這種現象所以是暫時的，就是中國人民的音樂天才，中國人民在音樂藝術領域中無窮無盡的力量，還沒有充分地表現出來，或者還沒有被人們認識到。經過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人民在別的方面的才能已經開始象火山似的爆發出來了，已經開始被人們承認了；中國人民的音樂才能也一定要表現出來，也一定要被人們承認。六萬萬人，干出了惊天動地的大革命的六萬萬人，不造就出一大批（不是幾個）大作曲家、大音樂家，那才真是怪事。

国际音乐比賽的節目，不但要演奏別的国家的作品，也要演奏中國作曲家的作品；不但中國音樂家，凡是參加比賽的各國音樂家都要演奏中國作品；不但在歐洲的城市，而且要在中國的城市，舉行“北京之春”，或者“上海之春”，或者在四季皆春的昆明舉行“聶耳之春”，這樣的日子，難道要很遙遠的將來才能到來嗎？不會的，用不到多久的時間，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天了。

這裡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打掉自卑感，敢於設想別人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別人沒有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並且敢於腳踏實地地工作，敢於大胆地發展中國人民自己的音樂藝術。我們沒有聽到過有哪個國家因為單

純地模仿外国而诞生了自己的大音乐家的，也沒有听說过有哪一位是因为跪倒在別人的脚下面成为大作曲家的，也沒有听說过有哪一個国家因为沒有任何創造而受到人們的尊敬的。只有本民族音乐艺术大发展，为本国人民所喜愛，并为世界音乐的总宝庫增加了財富的人，才值得人們尊敬，这难道有什么疑問嗎？热爱自己的人民，一刻也不离开人民，全心全意地向人民学习，吃人民的奶汁长大、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給人民的音乐家，又紅又专的音乐家，才有資格代表中国人民走上国际音乐比賽的舞台，才会受到人們的尊敬，这难道有什么疑問嗎？

是的，“我們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农兵喜欢就是最高的奖賞。”我想补充一句：为中国的工农兵服务，得到中国工农兵最高奖賞的音乐家，才有資格得到世界的最高奖賞，因为全世界都是屬於工农兵的。我們的方向是对的，抓住这个方向，鼓足干劲，勇往直前，我們一定胜利。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6月16日）

馬克思的风格

林 陵

馬克思喊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并且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創立了科学的基础——科学的共产主义。

創立这样的科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都称赞馬克思是人类伟大的革命天才。但是“天才就是努力”，只有超乎常人的精力与工作能力，孜孜不倦地鑽研，才能成为天才。馬克思一生毫不倦怠地工作，往往是廢寝忘食地工作，所以他成为給人类做出天才貢獻的伟大革命科学家。

創立革命的科学，首先自己要有科学的态度。一切都經過科学論証，事事寻求科学根据，这是最值得我們学习的馬克思的工作态度。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科学是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指路明灯，是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精神武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不調和的斗争中，发现和发展了自然发展規律和社会发展規律的科学。馬克思和恩格斯終生献身于革命，刚强坚毅、从不动摇，数十年如一日，就是由于对历史

發展規律有深刻的理解，對共產主義時代必然到來有堅定的信念。這種基於科學的信仰而產生的剛強和樂觀精神，是我們應該向馬克思學習的重要風格。

馬克思具有這種剛強樂觀的精神，從年輕時候起就充滿朝氣，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在他二十一、二歲所寫的博士論文里就初露鋒芒，二十四歲主編“萊茵報”就大膽攻擊反動派，熱烈捍衛人民利益，接着寫出（有的是和恩格斯合作的）“神聖的家族”、“費爾巴哈論提綱”、“德意志思想體系”、“哲學的貧困”等巨著，勇敢地進攻當代哲學權威。當他和恩格斯合寫使整個資產階級世界發抖的“共產黨宣言”時，還只有二十九歲。

馬克思的一生是革命家的一生。無論是當時各國反動政府的迫害，資產階級報刊的誹謗或故意對他的著作毫不理睬，無論是生活上的顛沛和貧困，都不能使他對於革命事業有絲毫動搖。

敢作敢為是馬克思的一貫風格。據李卜克內西回憶說，馬克思在任何場合總是毫無顧忌地充分表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不善於作假，在客觀情況需要他掩飾感情時，他會象小孩子似的顯得手足無措，朋友們看了都要發笑。他的夫人常常把他喚做大孩子，也是因為他不善於掩飾自己，有時面紅耳赤地完全象個小孩。

凡是和馬克思接觸過的人，都喜欢聽他學問淵博、邏輯性很強和言簡意賅的談話。他的講話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說服力，他為了說服對方，總要旁征博引地提出許多科

学根据，他所引証的任何一个数字或任何一件事实，都是經過最可靠的原始材料証实的。

馬克思的优良风格不仅在于他能一絲不苟地拿出真憑实据說服別人，还在于他能够勇敢地抛弃自己的意見。据李卜克內西回忆說：“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他不知道还要崇拜別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辛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論，只要他確認这些理論是錯誤的。”

馬克思給我們留下学习的榜样很多，他那种勇往直前，刻苦鑽研，永远充滿朝气，不怕任何权威，敢于破除陈規旧說而創立有科学根据的新学說的革命风格，絕不动摇地坚持自己正确意見和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錯誤意見的以真理为依归的科学风格，更值得我們好好学习。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

标社会主义之新，立劳动人民之异

陈 清

名聞中外的十三陵水庫近日就要基本完工了。据说这个工程若按旧規矩办事，起碼也要在一年半載以后才能开工，再加上一二年才能完工。但这次陈規被打破了，說干就干，边勘测，边計劃，边施工。不到半年，一座三十公尺高的拦洪大壩就屹立在我們面前了。

这是件嶄新的奇聞，也是件令人振奋的事情。从这件事也使我明白了一些简单的道理。

在墨守成規的人看来，边勘测，边計劃，边施工，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是标新立异。不錯，这确是标新立异，但这种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設速度的标新立异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在人們过去的印象中，标新立异似乎不是一个好听的詞兒，說某某人在标新立异，就多少含有諷刺和輕視的意味，如想出风头呀，这是自不量力呀，等等。因為他們見不得新鮮事物，也不欢迎新的思想。新的事物，新的思想一出現，他們就認為是逾越了規矩，斥之为异端邪說，尤其是那些統治階級更是如此，他們生怕这会動搖了他

們的江山。在历史上，新生事物受到压抑、打击的事例是不少的。当哥白尼提出太阳是不动的，而地球圍繞着太阳轉动的时候，一般人都譏笑哥白尼是狂妄之徒和异端，但是科学早已証明愚蠢的不是哥白尼，而是那些迷信上帝的人。当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被反动階級及御用学者斥为异端邪說，現在无数的事实証明，馬克思主义是人类得到彻底解放的真理。哥白尼、馬克思、恩格斯都是敢于标新立异的人。

标新立异本来是个好詞兒。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和发展着，旧的在灭亡，新的在誕生，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必然代替旧的，这是客观規律。所謂标新立异，正是針對旧的事物而言，没有什么不好。問題是看你“标”的什么“新”，“立”的什么“异”，它們是否合乎客观規律，是否切合人民的需要。是不是符合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現在我們正在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为建設社会主义而标新立异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广大劳动人民是最伟大的标新立异者，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人們的思想解放了，潜力發揮了，敢于打破陈規，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在工作和生产中發揮創造性。前人所沒有想过的，我們敢想；前人所沒有做过的，我們敢做。于是旧的定額，旧的指标不断被突破，新的发明和新的創造不断涌現。看一看大跃进以来的报纸吧，在这些所謂平凡的工农劳动群众中間，出現了多少能工巧匠和

专家啊！工人出身的技师李士英苦干一年就创造出“电火花鑽孔机”等七种电加工机床，而这是一些工程师和大学教授正在研究还没有解决的课题。参加河北省农业技术革命现场会议的六百多名改革农具的能工巧匠，絕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正是这些敢于创造，敢于标新立异的人推动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使我们的国家面貌日新月异。这种标社会主义之新、立劳动人民之异的共产主义风格，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大力提倡的吗？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标新立异”，它们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不合乎客观规律，不切合人民的需要，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却美其名曰“创造”，說是什么“真理”，这是胡说八道，与我们所說的标新立异毫无共同之处。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女配种員作出的榜样

呂秦姬

在大跃进中，妇女們的先进事迹，被人們传頌贊揚的很不少了，但如果从对封建思想的冲击之深，对社会风气的震动之大來說，还要算陝西省甘泉县許寨乡明星社的两个青年女配种員的事出色。

配种員是个新名詞。它的土名在中国的北方叫“拉公子”，又叫“民桩”，也就是拉了种馬、种驢或者种牛，帮同母畜交配。这种职业，在旧社会最被輕視，即使是男人从事了这种职业，也受輕視。女人哪里敢去从事这种职业！要干，更会被老封建們罵作“不要脸”。

輕視这种职业是既无科学根据也无明文規定的，但这是老风气，一直相传繼着。唯其如此，它才更有阻碍的力量。首先敢起来同这种传统的旧思想进行搏斗的，必然是急公益，識大体，又大有勇气的人才行。上面說的这两个青年女配种員，就是向这种坏思想冲锋陷陣的急先锋。

甘泉县的許寨乡，处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在农业大跃进中，牲畜的繁殖成了最薄弱的一环。由于缺乏畜力，

仅这个乡其中的一个村子，就有一百多亩麦子没有能够及时下种，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党的支部抓住了这个问题，组织了一场辩论，决定要繁殖牲畜。

繁殖自然先要配种；但当明星社的一个男社员拉着种畜配种时，却受到了谑笑，他气得不干了。问题提到了党的支部会上，怎么办？不改变这种风气是不行的。于是，乡的党支部书记、乡长都亲自拉了种畜，到处串着配种，作样子给那些老封建们看一看。这么一来就激起了两位女英雄：一个是明星社的副社长，名叫胡树莲，年方二十岁左右；一个是生产队长杨桂英，年方二十五六。她们认为，这是解决社里的大困难，是最光荣的事，怕他谁胡说什么？于是，她们拉起种畜来了。

这两位年轻妇女，在甘泉县城的一个集日上，昂首阔步地拉着一匹枣红色大儿马，找了一个宽敞的地方一站。人们蜂涌地围了上来，立即就有人拉来了母驴配种。她们两个严肃大方，认真地从事着配种工作。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有时挑战似地迅速地环顾一下四周，好象是在探询，倒要听听谁敢说什么。

正直的男人们脸上带有着惭愧，议论说，“年轻女人都敢这样干，我们男人不敢干，还算话吗？”也有些老封建，吐一吐舌头说，“天爷，这两位姑奶奶的胆子可真不小！”

“两位姑奶奶”的胆量的确比大破天門陣的穆桂英还

大。但更重要的是她們把一切有益的劳动都看作光荣，为了群众的利益勇往直前，敢于率领人們向旧势力冲锋陷陣的高尙的共产主义风格，又是穆桂英所万万不能及的。

后来，据说陕西省赵寿山省长也亲自拉种畜配种了。那么，这两位青年女配种員的思想和行动，較之省长是不算逊色的，事实証明，所有敢于正視真理并为之奋斗的人，都同样是伟大的，值得人們尊敬而且效法的。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8月29日）

长江后浪推前浪

李相生

規章是从实际事务中整理出来的条理。要把实际事务管理好，不可沒有規章。如果实际事务能够保持它的常态，不发生或少发生規章以外的变化，那么，墨守成規的人便是办事的能手。而那些被称为办事的能手的人是往往宁願实际事务保持常态不变或少变的，因为这样，事情便好办些，不会伤脑筋。可是实际事务的常态是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即使在社会进步极端緩慢的封建时代，积久也会有变化，以致发生成規和实际的矛盾。在那样的时代，这个矛盾的解决，最初大概总是已經改变了的实际被强迫服从成規，到得后来却是群众起来把成規連同墨守它的人一起推翻，在斗争中产生新的規章，由一班新的办事的能手墨守下去。

在古人里面最有胆量敢于打破成規的革新家大概要算王安石。宋史王安石传指責他說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話，这在我們現在听来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在王安石所处的时代，积极主张改革的人是很少很少的，許多害怕改革的老先生們或半老不老的先生

們認為大逆不道，其他社會活動分子便也跟着認為大逆不道了。王安石雖然一度幾乎把中央到地方一切墨守成規反對改革的官吏全撤職了，最後還是不能免于失敗。

近代中國的變化和发展已遠非以前任何時代所能比擬。墨守成規的人同各種各樣要求改革的人中間的鬥爭也異常尖銳。在這個新時期的鬥爭中，墨守成規的人不論有多么頑強，總是難逃失敗的命運。認為風水關係種姓興衰的人反對修鐵路、開礦山，可是鐵路越修越多，礦山越開越多。手工業行會的師傅們把他們的技术看作是神授的，用宗教徒的狂熱來保護它，拒絕任何改進，可是機器工業很快就把他們的手藝排擠到一旁，後繼無人，不絕如縷。從前可以勉強墨守的成規到近代再也無法墨守下去了。

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後，我們國家的面貌變化更快了。高山正在讓路，河水正在改途，轉瞬之間滄海變為桑田。一切的領導者都必須善于从發展着的實際事務中不斷地整理出新的條理，制訂出新的規章來，經常按照新的條理、新的規章來辦事情，才能把事情办好，否則就要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容易落后于實際。

毛澤東同志說：“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當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

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来可以做到事情，却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在整风运动中出現的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有力地証明了毛澤东同志这个指示的英明和正确，它根本不容許人們的思想有任何停滯不前的状态存在。成規不断被突破，新的規章不断产生，而又被更新的規章所代替，永无休止地前进，这就是我們的时代的特征。

可見在我們的时代，办事的能手只能是那些以人民的幸福为最高法律敢于向老古董宣战、敢于打破成規的人們，长江后浪推前浪，墨守成規的人已經再也不可能是办事的能手了。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4月16日）

不破迷信，不能前进！

知 萍

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迷信：有迷信规章制度，把它奉为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的保守主义；有迷信书本知识，把它奉为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万应灵药的教条主义；有迷信古董，奉古董为神物的复古主义；有迷信西洋，奉英美为神圣的洋奴主义等等。类似的迷信还能举出一大堆。所有这些迷信都是束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向前发展的枷锁。迷信是愚昧和无知的产儿，同迷信对立着的是独立思考。

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经常发生迷信和独立思考的斗争。我们的祖先曾经迷信过洪水，认为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灾难，除了祈祷神明的怜悯之外别无办法。当着人类在向自然作斗争的劳动过程中认识了洪水发生的原因和规律之后，产生了治水的念头，人类的智慧就向前发展一步。今天我们已可以利用近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变水害为水利，我们就完全从对洪水的迷信中解放了出来。

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证明，人类科学文化的任何发

展和創造都是独立思考逐漸戰勝迷信的結果。因此，破除迷信，提倡独立思考就成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的不可缺少的動力之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高潮，就是在披荊斬棘，打破迷信的鬥爭中開辟自己的道路的。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中，毛主席指出：當時許多人對農村合作化運動存在着各式各樣的迷信，他們對合作化運動的發展有着無窮的憂慮和無數的清規戒律。這些迷信經過黨的第七屆六中全會（擴大）的批判以後被打破了，在我國農村就出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提前實現了農業合作化的任務。目前，我國正在合作化的經濟基礎上開始了技術革命。但在這方面又出現了不少的迷信：如等待機械化，要大不要小，要新不要舊，依靠上級拿錢，向上級要技術人員等等。安徽和湖北兩省的群眾首先在水利工程方面打破了這些迷信，接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興建小型水利工程的群眾運動，發揮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智慧，創造了許多好辦法。在短短五個月的時間內，完成二百七十億土石方的水利工程。正在舉行的全國農具展覽會上，琳琅滿目的土制工具，閃耀着廣大農民的智慧之光，據十個省的不完全統計已改制和創制了六百九十多萬件農具。農民群眾的這些奇跡的創造，使得許多科學工作人員感到驚異和慚愧是毫不足怪的。在文教事業方面也是如此，浙江省鄉鄉舉辦農業中學，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創辦了八千五百一十六所學校，使三十五萬三千人受到教育。這是在教育上破除

迷信的初步成果。总之，不論在哪里，不論在什么工作中，只要迷信保守思想在起指导作用，那里的工作就冷冷清清缺乏生气；反之，只要肯依靠群众独立思考，那里就会立刻呈现轰轰烈烈、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现在已经成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了。

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的单位和部门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迷信。某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固执地保持着过去的一套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看过了，听过了，也传达过了。但他们的领导方法还有一点没有改变，或者很少改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虽已成为他们作报告时的有力的警句，但他们的实际工作却改进得很少，和这个伟大的时代的步伐很不相称。有些人天天喊政治挂帅，而实际上却是事务挂帅；他们天天喊“先务虚后务实”，实际上则是只务实不务虚。

对这些人来说，都必须做一番破除迷信的工作。最有效的方法是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使他们了解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变化了的情况。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篇按语里指出：“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在列举了许多迷信的说法之后，毛主席着重指出：“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

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反复地閱讀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迷信过去的人们应该猛醒了。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6月2日）

打破另一种常规

知 萍

每天的报纸都带来大量激动人心的消息。到处都在以乘风破浪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突破常规，向前跃进。保守之道大消，革命之道大长。人们都觉得在这个大跃进的浪潮中，谁要稍一松劲，就会被远远地抛在时代的后面。但也有些人被这种轰轰烈烈的局面吓得惊魂失魄，手足无措了。他们感到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太紧张了，不能够坐下来读读书，搞搞业务了，因此就有苦恼。

为什么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环境，而人们的思想感情竟会如此不同呢？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单从思想方法上讲，这是革命的辩证法与保守的形而上学之间的不同。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来，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从来如此，不会变化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知识分子安静地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也是天经地义不能改变的事。但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不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而且每一事物都在通过一系列的质的飞跃发展到更高阶段。我们平常所说的静止和平衡的状态，也是运动的一种形式。静止和平衡不是绝

对的,只是暫时的、相对的;只有运动是永久的,绝对的。因此,坐下来靜靜地讀書决不是搞业务的唯一的方法。

习惯于用形而上学的方法从事业务,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科学研究和教学业务上的常规。这是另一种常规。它和旧的规章制度和生产定额不同。旧的规章制度有迹象可寻,易于比较,易于被人发觉。而教学和科学研究业务上的这种成规,却无迹象可寻,不易比较,不易被人发觉,而且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密切联系,更加不容易打破。因此,也就更值得我們着重提出加以注意,首先从思想方法上找出旧的业务观点的根源,才能够彻底加以清除。

对当前反浪费反保守的政治运动不感兴趣,願意坐下来靜靜地讀書搞搞业务的思想,事实上是业务脱离政治、重专輕紅的思想的具体表现。有这种思想的人,并不在少数。有些人还抱着暂时牺牲一些业务来参加政治运动的想法。他們认为运动就是搞政治,而业务是要坐下来靜靜地去搞的。不了解在阶级社会里科学文化业务从来就是为阶级服务的,就是说业务和政治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业务为某一阶级服务这是个立场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当我国经济基础已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之后,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经历着巨大变化向前跃进的时期,而科学和文教事业方面的知识分子却要坐下来靜靜地讀書,这种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的性质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嗎?

参加政治运动真的妨碍了“业务”嗎？

西安第一航空工业学校在这个政治运动中以反浪费运动为綱，打破了陈旧的办学的常规，創造了三勤、三放、四結合，用社会主义的新办法办学的范例。这种新办法不仅使学校本身的业务面貌为之一新，而且也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泛的前途。有了这个創造，我們的国家就有了少花几倍的钱，多办几倍的学校，多培养几倍人材的可能。請看，反浪费反保守是一个政治运动，而西安第一航空工业学校却通过这个政治运动，在业务上来了个大跃进。問題是在于用什么观点和态度来对待这个运动。悲叹运动妨碍了业务的人当然作不出这样的英雄事业的。

只要观点一轉，苦恼就变为乐趣。那么，抛掉形而上学的思想，作一个勇敢的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不正是一件好事而又同时是一件乐事嗎？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2日）

打破科学的神秘性

周建人

人活着总是要吃食，喝水，居住，穿衣服的；要求获得这些东西絕不是十分順利，毫无困难，不需要斗争的。人类从这斗争里获得了許多知識。这等知識，憑借經驗，經過多次的修改和增加，漸漸丰富起来。但別一方面，沒有疑义，在旧社会里，由于生产技术和科学不发达，知識还没有科学化，有些知識里会附带着迷信。

自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以后，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情况下，脑力劳动居于統治地位，对于学术，具有了优越的条件。換一句話，脑力劳动者也統治了学术，即占据了文化，占有了科学。

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稍微加以观察，也容易看出：知識本是劳动人民的公共財富。只要略与工人、农民或漁民談話，便知道劳动者对于生活有关方面的知識是非常丰富的。优越条件虽为脑力劳动者所占据，但創造与发明常常出于工人或社会地位低的人們。別国里也有这种情形，例如恩格斯曾說过：英国发明的珍妮紡紗机是北郎卡郡名叫詹姆斯·哈格里沃斯的工人，在1764

年制造出来的。不久有水力紡紗机出現，是同地方一个叫查理·阿克来的理发师在1767年发明的。

旧中国流传过一种与事实完全违反的传说，把分明是群众的发明与創造，极不合理地归功于“异人”或“神”。例如衣服，分明是人民群众因为需要而制造出来的。馬克思早就說过，沒有專門的縫紉师以前，人們早已穿衣服了。然而中国却自古流传下来的迷信，說衣裳是軒轅黃帝制造出来的。什么藥可治什么病，分明是由无数人，經過长久的岁月，試驗出来的，其間一定还經過許多苦痛的經驗，如吃了毒草毒坏或毒死人，等等。然而传说上却說是神农氏发明的。他尝百草，辨藥性，云云。真是荒唐之至了。

信不合事实的传说，就是迷信。这种迷信近若干年来虽然已减少了，但要是残余的东西不去尽，它还会化了装出現的。如中国有些人的迷信外国，甚至說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圓。又如迷信人須有天才才能学得精通，发明东西，等等。这些新迷信可以說是旧迷信的化身。

我們必須彻底地打破一切迷信，把它扫除淨尽，使大家相信：群众有知識，有智慧，有力量的。科学非他，只是系統化了的知識。并且查考科学的发展史，它是跟社会生产的需要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告訴我們：“必須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門的順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单单为了要定季节，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就絕對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就不得不从事

于数学的研究……”(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第149頁)

由此可知,科学并不神秘。它是成系統的知識,追查历史,它是跟社会的生产需要发展起来的。在建設社会主义的今日,对于科学的需要是空前的,必須打破一切束縛与阻碍科学发展的迷信。首先打破科学的神秘性。同时把科学从“特权”者的手里解放出来,从高不可攀的“宝座”上,降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来;毫無疑問,不久,科学在中国是肯定能大大发展起来的。

这样发展起来的科学是人民的科学。生自劳动人民的队伍为劳动人民服务。当然,我們絕不会滿足于既有知識的整理与組織,使之系統化。还要努力地、不断地边做边学,竭力鑽研,深入又深入;解决未解决的问题,发見与发明前人所未見未知的东西。

群众是个人的集体,要發揮群众的力量,仍需各人的努力。但从广大群众努力里培养出来的专家,無論专到如何深,他仍是群众的一員,集体的一部分;再也不会发生离心力,把自己造成特殊的人或特殊的“階級”的。

这样培养出来的,同时又是自己努力出来的新专家,从事于社会主义建設,同时理論方面是探求真理。他清楚地知道真理是完全可以認識的,同时又不是可以完全認識的,即認識不完的,因为客观世界在发展。这一了解,非常要紧,能使其人虽是“碩学”,但仍然謙虛。說明“学无止境”,会不会使人消极的呢?我想不会的,因为社会在进步,鼓舞着人心。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

迷信和平凡

张家淳

說起来也許有人不大相信：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小学生，竟接連創造发明了三項工具：水力碾火藥盘、渠杆滑輪起土机和杠杆起土机。这个人就是甘肃省临洮县的少先隊員張裕福。

为什么这只有小学六年文化程度的孩子，却做出了这样大的貢獻呢？答案在这里：赤子之心往往比成年人更可贵，幼小的心灵也能产生奇迹。張裕福小朋友心想：“叔叔伯伯們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設研究創造，我是一个少先隊員，也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設出一把力。”这样，經過刻苦鑽研，終於創造了这三項机械。

虽然这些东西还没有“惊天动地”，但它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在某些人心中有种偶像崇拜在做怪，盲目地迷信妨碍了技术的革新，他們崇拜的偶像就是：“洋”——人家外国还没有成功呢，我們就要搞，这不是瞎胡鬧嗎！“名”——人家专家还没有研究出来，我們算老几？“古”——人家几千年的古人还没有敢碰过这样問題，哼，我們岂不是自找苦吃！“書”——古今中外的書籍上都没有提过、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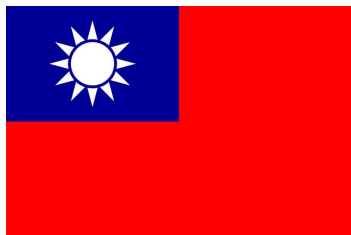
过这类問題，我們才有多少知識，就异想天开，嘿，笑話！……

謬論种种，归根結蒂只有一个：自暴自弃。他們認為：我們这些平凡的人是不可能干出丰功伟績来的。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而是恰恰相反，許多平凡的人做出了許多不平凡的事，历史正是这許許多多的平凡的人写出来的。王崇倫发明了“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四年任务，被公認為“走在時間前面的人”；黑龙江的苏广銘被誉为“技术革新的标兵”，他們都是平凡的人。从历史上看，米丘林沒有进过大学，但是有誰能否認他的劳动价值？著名的物理学家法拉第、科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是学徒出身，爱迪生和諾貝尔只念过几天小学，却給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遺產。他們也都是平凡的人。

今天，我国各行各业，都鼓足了干劲，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跃进。世界上有而我們沒有的，我們一定要有，世界上沒有的，我們也要有。这就是我們时代的伟大气概。我們一定要这样做，要实现它的一条重要手段就是要我們大胆思考，敢做敢为，打倒偶象，破除迷信，技术革新，出現更多的王崇倫、苏广銘、张裕福……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今天，我們的国家在各方面給了我們有利的条件，只要我們破除迷信，大胆思考，我們这些平凡的人是会給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創造出不平凡的功績来的。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5月26日）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